

《坐井》之後再《觀天》

榮念曾：與青年演員實踐崑曲「活」的保育

「拍案驚奇三部曲」後，「文化教父」榮念曾繼續他的崑曲實驗，帶領九位青年演員重新審視自我與世界的邊界所在。新作《觀天》是關於「未來」的探索，也是對傳統崑曲表演的「顛覆」思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 提供



《觀天》的創作班底是《坐井》的原班人馬。創作《坐井》時，演出被放置在文化中心劇場的小空間中，舞台四面都是鏡子，觀眾用一種俯看的視角來觀賞演出。「那就像是在一個井裡面，當時我和九個演員說：希望你們演出時看到的是自己，而不是觀眾。」鏡中的影像不斷延展，每看一眼，都是無窮無盡的自己，榮念曾用這種方式，讓表演者面對藝術的重要課題：看到自己，也看到自己的邊緣所在。「《坐井》比較犬儒，正在『等』，藝術家經過了『坐』的階段，認識自己，然後再來討論《觀天》，會很不一樣——觀天其實是我們怎麼看事物，天的邊緣何在，天有多深，是我們自己看事物的很多框框。」演出從劇場搬到了文化中心大劇院，這裡的舞台又大又深，對榮念曾來說，舞台的深度往往反映了舞台本質，「最深的地方是一個黑洞，將所有的力量吸進去。上一次他們坐在井裡，這次，則是如何看待這個黑洞，以及黑洞的對面，這就是一個實驗的框架。」

從藝術家自身 尋找崑曲保育密碼

從《夜奔》，到《荒山淚》，再到之前的「拍案驚奇三部曲」之《大夢》、《無邊》、《坐井》，「文化教父」榮念曾的戲曲實驗在普通觀眾或傳統戲迷看來，總有點讓人摸不着頭腦。舞台上的意象洗練而抽象，表演的方式與傳統曲目相去甚遠，戲曲與當代舞台相結合的結果，像一個大大的問號，需要你費一番心思去琢磨。這些演出，與其說是一個個已完結的成品，不如說是榮念曾一系列實驗的動態小結——表演背後的過程遠比最終的呈現更重要。

一直以來，對於戲曲的傳承和保育，榮念曾和別人的看法有些不同。他不大糾結於傳統劇目與新編作品間如何分界、平衡，或是新與舊如何融合，而是更專注於傳統表演藝術家當下的自身狀態。他認為把表演藝術放進博物館中並不是最佳的保存方式，崑曲，是「活的藝術」，也必須通過傳統表演藝術家的創造力來流傳與發

展。這就是為何多年來，他一直和內地的崑曲藝術家們緊密合作，作出了一次次「離經叛道」的崑曲實驗。

參加《觀天》的九位青年崑曲演員，曹志威、劉嘯賢、錢偉、孫晶、孫伊君、徐思佳、楊陽、趙於濤、朱虹，從2009年就開始和榮念曾合作，參加各種形式的工作坊，探索各種表演的可能性。「我很希望在他們這一代的藝術家身上，看到崑曲的新的可能。他們現在大概28歲左右，10歲就開始接受訓練，每個人大概都有18年的『功』在身上。我常和他們說，那些『功』不是用來顯示給別人看你多有功夫，而是你自己要去了解到底這個『功』是甚麼。所以我做『朱鷄計劃』，講的就是怎麼強化自己，在演出中就不會再沉溺在過去中，也會明白自己的框框在哪裡。如果說你以前是在籠子中給人欣賞，那怎麼去反轉這個角色，變成自己在籠子中觀賞觀眾。」

這九個人，每個人的背景、行當都不一樣。榮念曾和他們所做的實驗中，最重要的是跨行當的嘗試。「行為、動作和唱腔，一旦有了新的跨越，就會有新的創造。比如武生嘗試去做旦，會不會因為他是一個好的觀察者，所以更加可以看到其中細膩的地方？」這種鑽研角色的嘗試，不僅是在技藝上改變自己的表現方式，更是換位思考，試圖去了解自己，與自己以外的大環境。「比如你是群眾，你現在要去鑽研一個領導的角色，你會怎麼做呢？你要學會多少東西才可以做領導？你見到的領導，只是學他講話，還是開始理解他的內容和他背後的框框？角色的鑽研是一樣的，我們一直去嘗試的，是怎麼去破除框框，而不是做一台好看的戲那麼簡單，觀眾來到劇場，希望不是來作一次文化消費，而是來參與我們的實驗，對劇場有新的認識。」

香港是中國的軟實力

榮念曾把這些舞台作品，稱為「文化實驗室」。在他



《觀天》

時間：9月26日、27日 晚上8時1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往往以師徒關係為依托，有着很多的規矩。在他的實驗室中，他希望打破這種框框和限制，讓創作者們共同討論、學習，換個角度去看歷史與社會，也換個角度看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說，跨行當的實驗是最好的角色扮演訓練，「讓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社會的發展和我們的本位和責任。」

追問藝術家們關於自我的理解，一直是「文化實驗室」中的一大課題，唯有從這個課題開始，才能一步步讓藝術家從長久被困的傳統中解放出來，在當下激發出新的創造。「你到底是一個藝人，還是藝術家？是賣藝呢，還是搞創作？是藝術家呢，還是知識分子？」榮念曾不斷追問，「一個人之前做了《夜奔》很多年，都只是在扮演林沖，但當他發現自己和林沖的經驗有相通的地方，他會開始評論林沖，或是評論自己，他就開始從一個藝人變成了藝術家；然後當他發揮了自己對林沖的看法，並加入創作中，進而分析林沖和《水滸傳》的關係，或是李開先寫夜奔與林沖的關係，他就慢慢變成知識分子了。這個過程，就是一個deconstruction（重構）一個演員的過程。這個過程很漫長，尤其是傳統藝術家，他們局限在一個框框中很多年，想跳出來要有足夠的自信和信任，相信我們可以一起去嘗試一些東西。」



邀您共賞

港樂國慶音樂會 奏響《黃河》 女高音黃英精彩獻唱

香港管弦樂團（港樂）將於9月26和27日舉行國慶音樂會，與本港鋼琴家李偉安及指揮家林敬基同台獻藝，演奏家傳戶曉的中國交響作品《黃河》鋼琴協奏曲。國際知名女高音黃英亦將獻唱多首經典中國藝術歌曲及歌劇詠嘆調。

林敬基和李偉安均為香港出生的藝術家。原來任職律師的林敬基毅然放棄律師工作，全情投入管弦世界，並於2011年贏得孟菲斯國際指揮大賽冠軍；而鋼琴家李偉安六歲便首次與港樂同台演出，兩人將與港樂再度攜手，演奏《黃河》鋼琴協奏曲，透過豐富的旋律欣賞壯麗的黃河風貌。《黃河》鋼琴協奏曲於1970年春節在周恩來總理見證下首演，並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徵。

黃英是現今國際歌劇舞台和音樂會中炙手可熱的女高音，她於1995年電影《蝴蝶夫人》中擔演主角而得到國際賞識。紐約時報一篇評論文章形容她為「可愛而聲音清澈的抒情女高音」。這次她於港樂舞台不但會演繹中國民族藝術歌曲，更會獻唱她擅長的歌劇詠嘆調。



■著名女高音黃英。香港管弦樂團提供

女音樂家特寫：國慶音樂會
時間：9月26日、27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送票印花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香港管弦樂團現送出20張國慶音樂會門票予《香港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朋友請剪下此印花及註明「女音樂家特寫：國慶音樂會」，連同貼上\$1.7郵票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香港文匯報》副刊藝粹版，便有機會得獎。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敢觀舞台

文：小西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唯有小劇場永遠面對過去或目前？

近來看了兩個小劇場演出，它們分別是小息跨媒介創作室的《靜默·邊境族》（陳冠而編導）以及胡境陽房的《香港官立青春紀念學校》（胡境陽編導），對於這一代年輕劇場創作人的精神面貌，或多或少可以從中窺覷一二。

青春只是用來懷念？

「青春是用來懷念的」，現在回想，或許趙薇執導的爆紅電影《致青春》的這一句對白，可以用來概括《香港官立青春紀念學校》的全劇精神。《香港官立青春紀念學校》總令我聯想到三角關係劇團最受歡迎的懷舊劇《20出頭》，不同的是，由於世代差距（三角關係成員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人，胡境陽則以八十後為骨幹），後者懷的是八十年代的舊，而前者則集中創作人在九十年代的中學青春歲月。

《香港官立青春紀念學校》（以下簡稱《青春紀念學校》）的雛形首先出現在2011年的「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V I」計劃，「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是新域劇團主辦多年的新劇計劃，而胡境陽則是計劃常客，他去年便以新作《青衣海濱公園》參加了「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計劃的第八回。過去發表於「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的新劇，也有製作成正式演出，胡境陽2011年的《白色極樂商場漫遊》正是箇中例子。

根據胡境陽在《青春紀念學校》新劇時期的描述，該劇的創作靈感來自他中七畢業時收到的一張字條，「上面寫着『花果山 後會有期』，今天我拿着這字條，寫了這套戲。我又做了一個中學時期的夢，我回到聽說將有恐怖大王從天而降的那一年，那年我讀中四，正開始和同學們進入一種朦朦朧朧、似乎名為『青春』的狀態。同學聚會中，我想起，聽說明年世界將會終結，同學們，我們的青春還有未來嗎？」可以這麼說，2012只是個比喻，只是個藉口，讓年過三十的主創人胡境陽，可



■《香港官立青春紀念學校》劇照。攝影：萬星佑

以伺機處理一下三十焦慮的問題。

雖然《青春紀念學校》跟胡境陽的前作一樣，也指向當下八十後一輩的集體情感狀態，但跟《白色極樂商場漫遊》與《馬桶》（2012年）等不同，我們根本看不見在胡境陽的新作中，有任何對當下年輕人的生存狀況之指涉，剩下的只是一個懷舊劇《20出頭》的八十後版本。在《青春紀念學校》中，主角（胡境陽）希望尋回那張字條上所說的「花果山 後會有期」的所謂會期，從而回復青春的勇猛與活力，但問題是整個演出差不多只集中在主角如何夥同想像中的年輕同學，回到過去，他們的現狀並不是沒有觸及，但只嫌蜻蜓點水。況且，《青春紀念學校》中的所謂花果山會期，最終也只是無限延期。《青春紀念學校》很感性，但內容卻空洞而疲乏。與胡境陽的前作相比，實在令人十分失望。

在他者中照見自身

相對於《青春紀念學校》的虛無飄渺，陳冠而的《邊境族》似乎更能夠對應「目前」。固然，《邊境族》中的幾個小故事：守護正在消失語言的老人的故事，檢查



■《靜默·邊境族》劇照

站軍人的故事、因種族仇恨而被強姦的少女故事，逃避極權的流亡者故事，從故事的地域背景看（巴勒斯坦、土耳其、西藏等等），看以跟當下的香港無關，卻在在顯示出《邊境族》創作人的寬闊視野。我們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在全球化的年代，尤其如此。所以，當陳冠而把上述全球視野下的邊緣群體之苦難故事，放到熾熱、像廢墟一樣的牛棚12號單位，二十世紀繁華城市的香港中演出，視野上的強烈反差，演出者跟觀眾的埋身距離，撲面而來的汗水氣味，都在在告訴我們，苦難其實近在咫尺。

不過，跟陳冠而過往那些詩性語言滿溢、熱情澎湃的作品略為不同，《邊境族》的詩性語言顯得節制了，故事說得更圓熟，加上李思聰精準的形體演繹，這次演出顯得更準確，也更冷靜。當然，陳冠而的詩性語言之減退，或許會令她過去的觀眾感到若有所失，但平衡與節制往往是真正成熟作品之必要條件。《邊境族》不一定是陳冠而的最佳作品，但肯定是個值得一記之作。

唯有小劇場永遠面對目前。雖然，有時候小劇場也會頻頻回首，懷念過去。

藝訊

珠海圓明新園推全景舞蹈史詩《夢迴圓明園》

備受關注的珠海圓明新園新力作《夢迴圓明園》將在今年國慶前隆重推出。隨著公演日期的臨近，該劇的神秘面紗將被層層揭開。

據圓明新園內部人士透露，該劇由具有大型演藝豐富創作經驗的圓明新園團隊攜手國內著名視覺工程服務商——數虎圖像，全國舞台服裝行業領軍企業——廣州繪輝形象設計有限公司，國內專業燈光音響行業最高資質等級單位之一的亞衛通科技等專業頂尖團隊共同打造。全劇多媒體視覺特技特效帶來的時空穿越、台前幕後的完美交融、劇情更迭的豐盈層次感、為劇情量身定製的特色服裝、高品質燈光音效的烘托等

將給人們帶來更多驚喜及震撼。

該劇時長60分鐘，分《圓明遺恨》、《江山一統》、《圓明春曉》《錦繡江南》《盛世華章》五幕，層層推進扣人心弦。為方便觀眾觀看演出，圓明新園進行了全新多功能半封閉劇場改造，劇場上方近萬平米張拉膜蓋頂既保證了空氣正常流通，又隔絕了烈日與雨雪，大大提升了觀看的舒適度。近萬平米的座位區可容納6000人同時觀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殿晶 珠海報道